

最最难忘

zuizuinanwang

难忘童年拾麦穗儿

□ 魏建国

又到了麦收季节,空气中仿佛弥漫着小麦特有的清香,使我不禁回忆起童年拾麦穗的情景。

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,那个时候农业生产还非常落后,田里几乎所有的农活都要靠人工完成。当年麦收全靠镰刀割、人力扛、车子拉,麦收时则完全是男女老少齐上阵。当时是集体所有制,麦田和麦子都归生产队所有。大家干活挣工分,再凭工分多少分粮食。

俗话说“一麦赶三秋”,因为麦收期间时间紧、农活多,关键时候,大伙中午都在麦地吃饭。学生放学回家吃不上饭,连学校都放10天左右的“麦假”,也有学生帮家里大人干活的意思。大人们在紧张地麦收,我们也在地里拾麦穗,以保证麦子“颗粒归仓”,每天给记2分的工分。

麦子都是镰刀割倒的,所以有散落的麦穗。还有因麦子倒伏而没割净

的麦穗。而且这种集体活动肯定也有不出力、干活不细致甚至磨洋工的人,他们割过麦子的地里还会有不少散落的麦穗。

生产队长给我们提出要求,当时我们欢笑着,比试着,打闹着,开始拾麦穗。夏天地里没好活儿,拾麦穗也是这样。

烈日下,一片片飘着麦香的麦田,在大人们不断挥舞的镰刀下渐渐露出了土地原本的模样,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跟在后边负责捡拾掉落在地上的麦穗。

头上顶着烈日,大地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,烤得人喘不过气来。那刚割完的麦茬极其锋利,稍微不小心就扎进脚趾或者划破脚面,手提着篮子,一次次弯腰蹲下。发梢上、额头上滴滴答答淌的汗珠滑过脸颊滑到脖子上,有的汗珠直接从额头滚落到地上,又从地上瞬间蒸发掉。烈日暴晒的麦穗头上,黄色的麦芒刺挠着皮肤,手腕上都是红红的小点

子,又痒又疼。当时就想,挣这2分工分真不容易。

半晌时,我们又渴又累,避开生产队长的视线,会找一些尚未完全成熟的麦穗,到一个避风的地方,把麦穗用火烤一烤。不一会儿,一股稍带着糊味的麦香扑鼻而来,用手搓一搓黑乎乎的麦穗,吹掉麦子的外壳,把麦粒吸进嘴里,嚼着麦粒,就近找一点水喝,就忘记了劳累和辛苦。尽管农活苦和累,我对麦田仍有一种格外的亲切和依恋感。

40多年过去了。每年到了麦收时节,就特别想念那夏风吹拂下的层层麦浪,想闻一闻那烈日里的浓浓麦香,想摸一摸那被汗水浇灌的金色麦粒。还经常回忆起麦假期间那热气腾腾的感觉,那种热来自于夏日里固有的暑气蒸腾,来自乡亲们对丰收的期盼与喜悦,更来自于父辈们面朝黄土劳作时滴下的汗

水。在不停翻滚的热浪里,人们是辛苦的,也是快乐的;是紧张的,面对收获,也是兴奋的。

农村长大的孩子不需要背诵“谁知盘中餐”的诗句,从小就懂得了“粒粒皆辛苦”的道理。父辈们辛劳忙碌的身影和他们滴落在田间的汗水,远比课本上学到的知识更加生动深刻。

现在回忆起来,那热气腾腾的麦假虽然是40多年前的事情,但又觉得似乎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。这些记忆的片段是那么模糊,又是那么清晰。每每回忆起来,内心总有涟漪闪过。

现在,每年到了麦收的时节,我都想起童年时那热气腾腾的“麦假”,努力找出一些童年时的记忆出来。我知道,麦收时,金色麦浪下那丰收的热烈和紧张已经成了一种永久的记忆,就如童年时的“拾麦穗”也早已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。

长河浪花

changhelanghua

端午节

□ 魏益君

汨罗河粼粼的水波记得
汨罗河艳艳的睡莲记得
汨罗河悠悠的渔歌记得
屈大夫那纵身的一跃
成为千古绝唱
定格成历史高峰里
最惹眼的突起

于是
从那一天起
糯米因屈原有了黏度
粽子因屈原丰富了味道

乡下的父亲

□ 陆章健

父亲依旧在乡下
耕耘着几亩
瘦瘠的土地

在岁月的风雨中
父亲在泥泞的乡径里
走着走着
就成了暮年的

留守老人
谋生他乡
我不能固守在乡间
做一个孝顺的儿子
我愧疚的叹息
乡下的炊烟听不见
老屋的麻雀也听不见

爸爸的橙色外套

□ 石扬翠

傍晚时分,红霞染尽天空与校园,天渐渐暗了,我拿了快递,路过松树林的时候,一个叔叔坐在地上,大汗淋漓。那一身橙色的工作服,在黑夜,当所有的颜色黯淡时,唯独它若明灯。叔叔蹲坐在路旁,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。

一天时间里,几乎只有晚上能看见爸爸,春夏秋冬,他的上身永远是那两套漂亮的环卫工人外套,下身就是厚布款绿色的迷彩裤。上小学时,我不太愿意让爸爸送我去学校,橙色的外套特别扎眼,仿佛吆喝着让周围人都看过来。每次我都如坐针毡,忐忑不安,祈祷着:千万不要遇到同班同学。也只有雨天时,身披雨衣遮住了艳橙夺目的外套,我才会松口让他送我去学校。好巧不巧,我的同桌嘴碎小胖看到了我:“那个是你的爸爸吗?长得好像保安叔叔啊。”我们学校的保安叔叔凶巴巴好让人讨厌。爸爸刚想跟小胖打个招呼:“你好啊,你们是一个班……”话音未落,我气呼呼地甩开了爸爸的雨衣,留着手足无措的爸爸呆在原地。我问过妈妈:“为什么爸爸总是穿着那两件橙色的外套呢?每次送我去学校,最明显的就是他了。”而妈妈耐心地告诉我:“你爸爸挖树时,穿这样的衣服,路过的车子才能容易注意到,避免事故发生。”

当我还处在睡梦中,爸爸已经开始了一天的挖树工作。中暑是常有的事。一天,我给爸爸帮忙,从早上7点工作到12点,爸爸的步伐开始踉踉跄跄。为了养家,这一份绿化工人的工作不足以支撑起在城市的生活,爸爸还会去收木板。骑着那辆橙色外套一样颜色的、咚咚响的三轮车,去回收那些木板厂的边角料,充满粉尘的木板场里,刺鼻的油漆味窜进鼻腔,混杂木屑满天飞。废弃的木板上,有许多暗藏着的钉子和木刺,爸爸很少戴手套,他说戴手套不太方便工作。保护他那布满新旧伤口的双手,是岁月积淀的老茧。

在爸爸的辛勤劳动中,我慢慢长大了,我们一家人的日子伴随着祖国的飞速发展,也越来越好,我逐渐懂得了那一身橙色外套的担当和奉献。

我爱爸爸,爱那一抹普通却美丽的中国橙!

儿子今天高考

□ 黄廷付

清晨五点,老家这座小城还未完全苏醒,我便已醒来。或许,是紧张的心情让我比往常起得更早。今天,是我儿子参加高考的日子。这是对每个中国家庭都异常重要的时刻,它不仅关乎孩子的未来,也是家庭的寄托。

天渐渐亮了,我骑着共享单车,穿过安静的街道,向着学校的方向前进。尽管时间还早,学校的门口却早已聚集了许多家长。他们的样子各异,有的捧着鲜花,有的是给孩子们一个鼓励;有的带着丰盛的早餐,想要孩子在进考场前能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;还有的穿着旗袍,寓意着“旗开得胜”。每一个动作,每一件物品,都透露出家长深深的爱意和对孩子未来的殷切期望。

学校的超市更是将关爱体现在行动上。他们在学校门口摆放了一百件矿泉水,免费赠送给考生和家长,希望能为他们在炎热的夏日里解渴。这些天来,家长也纷纷响应,他们给孩子们送去西瓜、粽子、饮料,还有牛奶和水果。尽管班主任张老师在班级群里一再表示物资已经足够,但家长们仍然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心意。

今天早晨,学校食堂也为每位学生准备了一根火腿肠和两个鸡蛋,寓意着“满分”。当孩子们走出教室,准备登上送考车时,掌声和加油声此起彼伏,每个面孔都洋溢着激动与期待。

在这千余名考生中,每个人都身

曹风

夏木阴阴正可人
孔祥秋 摄



我的两位恩师

□ 崔文利

五十岁之前的人生中,有两位老师让我难忘。

一位是我在山东建校求学时的老师——刘玉安。听说当年我们的邦都建校长为充实学校教学力量,拓展建筑学相关学科,求贤若渴到处招揽人才,一次在火车上偶遇坐在对面的刘玉安老师。当时刘老师已经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上班,但架不住周校长热情相劝,答应来学校试试。学校提供给他3间大画室,放手让他做大合唱美学讲座。我们班正好和刘老师的画室临墙,他和我们见面,会像大哥哥似的拍拍我们的肩,很阳光地开心一笑。

学校广播站每天下午放学后有一个小时的广播,基本上每一天都有我的诗稿被朗读,就是汪国真、纪宇的那种风格,很青春,又有点哲思和忧郁。刘老师听多了,就约我到他画室喝咖啡。他给我聊油画、壁画,有时也谈国画。他对我家乡菏泽也了如指掌,给我讲菏泽的人文历史。他教导我追源头、找正本。我很佩服他。

再后来知道老师接连设计、制作完成了泉城广场、淄博琉璃广场、烟台广场等影响巨大的项目,又在建筑新材料上有重大突破,被国家评为人文科学、社会科学双一等奖。

毕业十几年后,我终于在合并后的山东建筑大学见到了刘老师,知道他在工作之余又做起了宋明家居挖掘制作,他的作品文化内涵十分丰富。后来我做了且行堂明式家居美学馆,里面有老师的作品。睹物思人,我一个人在且行堂坐着时,会心里暖暖的,仿佛又见到刘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洋洋洒洒地写:“秋日把酒黄昏后”,仿佛又听到他真诚地对他,他不懂马上问天然气研究所和上海化工设计院的专家。中建八局也是建

筑界的铁军,硬是180天完成土建和设备安装,达到了试车条件。正是他和厂领导一班人带领全厂职工创建了荷花精神。在化工行业里有个说法:全国学吉化,山东学荷花。

我后来做了建筑企业技术负责人,也受他影响,把一帮小年轻带了起来。刘工是我工作后心里的师傅,虽然没有正式拜师,但我一直对他敬重有加,有些事现在还是多向他老人家求教,他也知无不言。他也常说,从化肥厂出来创业的部下很多,唯独放不下我。他知道我爱面子,脾气直,啥事都认真,怕我在社会上不好混。所以我现在还被他关爱着。

在一个环境待久了,总会有人影响到自己,建校的刘玉安老师、化工总厂的刘晓元老师,都是20多年前认识并有恩于我的人,虽然不在一起工作生活很久了,他们还在影响我,也必将影响我一辈子!

序与跋

关于为人为文及其它

——诗集《绽放心灵的光芒》编撰感言

□ 陈化明

时光流转,岁入甲辰,象征吉祥的龙年悄然降临。

新年刚过,齐鲁大地瑞雪飘飘。偶尔响起的爆竹声中,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中国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签名著作,流畅的“2024·春”字,给即将消融的冬寒增添了几分暖意。《永远有多远》是其中一部中篇小说集的书名,诗意的标题给人们搭建起深邃的思维空间,不禁想起诗圣的一句名言——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

春秋战国时期,鲁国著名士大夫叔孙豹首创为人为文的“三不朽”之说,把立德、立身、立言作为不朽之盛事。2000多年后的今天,在一所有大学举办的文学沙龙活动中,有学生问:“老师,你说现在的稿费那么低,为什么有的作家还在坚持写作呢?”一位教授赞道:“这位同学问得好,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值得探讨的社会问题。同样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同学们思考——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,

宁愿忍受穷困潦倒、历经磨难而不悔,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,给人类留下了金钱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。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有文学评论家们很感兴趣的一个时代,即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。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,文艺复兴的序幕也随之启动。那是一个文化启蒙、思想解放的年代,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。无数青少年怀揣探索和求知的欲望,脚下有根,眼里有光,如饥似渴描绘宏伟蓝图,放飞五彩缤纷的向往……一顶诗人的桂冠可以收获一场爱情,一篇动人的文字可以成就美好人生……

那时候我刚从学校步入社会,不乏书生意气。心中的文学情节、家国情怀像一束光,照亮了此后漫长的人生岁月。遂把日常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形成文字,陆陆续续竟达百万字之多,见诸数十家报纸杂志,也有幸结识了许多德才兼备的编辑记者,受益匪浅。收入本书

的作品,既有青年时代的情感抒发,也有中年之后的思想沉淀。虽然大部分在报刊发表过,有的做了些许修改,但因水平所限,并不尽如人意。有的(诗书画)内容相近而书家风格不同,所以一并收入,以供读者品鉴(修改过程),并提出宝贵的建议、批评和意见。

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,在习文著书的过程中,得到了省内外部分作家、美术家、书法家、摄影家以及众多良师益友的协助支持,其格局之大、境界之高令人敬佩,没齿难忘。

“清光满院恩情见,寒色临门笑语谐。”春秋冬夏,雨雪风霜,这么多年一路走来,真诚感谢关心我成长与创作的领导、同事,感谢正直善良的文明诗友、亲朋好友。是你们的深情陪伴与鼓励,才有了这些思想的结晶和人生感悟的升华,才可以“绽放心灵的光芒”。因此借本书问世之际,送上我最诚挚的祝福:愿心想事成,祈岁月静好!